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

申請人：廖致苡

中國民國一〇四年八月三日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

目次

內容

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5
摘要.....5
研究主題背景.....6
沙巴歷史.....7
研究問題.....9
文獻回顧.....10
東南亞漢語方言.....10
社會因素.....12
語言與文化.....12
社會語言學.....13
語言場域理論 Fishman-Domain theory.....14
語言維持和轉移 Languages maintain and shift.....14
語言選擇 Language choice.....14
語言態度 Language attitudes.....15
研究方法與架構.....16
質性研究.....16
個案研究.....16
問卷設計.....17
訪談人資料.....17
田野調查行程.....19
調查結果分析.....21
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21
場域中的語言選擇 Language choice.....22
粵語的功能.....24
華語的使用.....25
語言態度和客家認同.....26
結語.....29
參考文獻.....31
附件一 田野調查照片.....32
附件二 計畫執行期間刊登於客家雜誌文章.....36

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田野調查研究) 43
摘要.....44
研究計畫行程安排.....46
田野調查過程與心得.....47
山打根客家公會學術研究邀請函.....48

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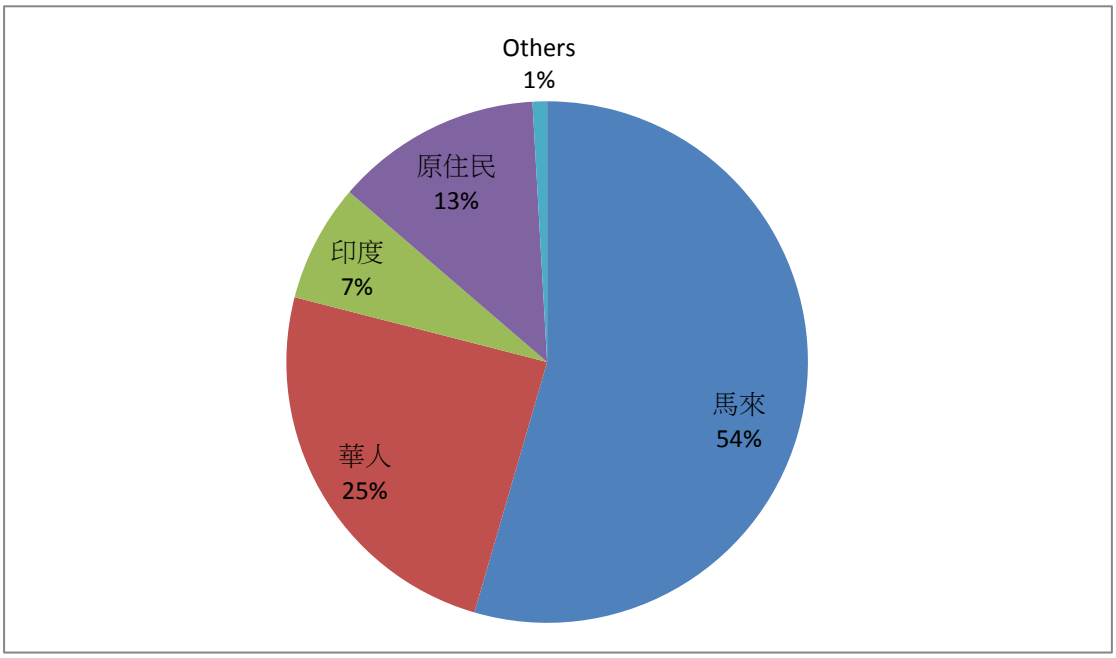
摘要

馬來西亞是海外華人最大的集散地，當地華人佔全國總人口數 24.5%，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對馬國有莫大的影響。早期華人由中國大陸南方各省移居至馬來西亞的大遷徙被稱為「下南洋」，這批廣東、福建等海岸居民將方言和傳統移植至馬來西亞並茁壯健康地發揚，廣東、客家和福建話是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三種語言，至今華人社團在各地仍舊團結活躍，語言和傳統文化保持良好。

沙巴位於馬來西亞東方，約占婆羅洲三分之一面積，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洲，也是客家話最廣為使用的地區。沙巴是一個多語、多族文化共融的社會，根據官方統計沙巴人使用語言包含英語、馬來語、三種漢語方言、以及當地少數民族超過五十種語言、八十種次方言等。由於族群複雜、交流頻繁，多數人能使用超過五種語言，本計畫於沙巴州二次大戰前第一首府山打根省進行調查，以老、中、青三代客家人為訪談對象，探討客家人在各種場合中語言選擇和語言使用的態度，並深入討論客家話的維持和轉移。

研究主題背景

馬來西亞是一多元多語的國家，根據官方統計資料：2010 年馬來西亞共有兩千九百萬人口，其中華人佔約四分之一(請見圖一)。Lee and Tan (2010) 將馬來西亞華人定義為其祖先於十九世紀初來自中國各省並定居於馬來西亞 [Malaysia Chinese are those whose ancestors migrated to Malaysia from diversity areas which was most remarkabl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華人在馬來西亞與馬來人同經歷了英國殖民時期與獨立建國，今已繁衍至第四、五代，華人不僅保留傳統中華文化且添加了馬來人與原住民元素，形成馬來西亞華人不同的特質。



圖一：2010 年 馬來西亞人口比例

馬來西亞華人語言有幾項特色：

1 語言競爭:不論是大都市如吉隆坡檳城或者較晚開發的沙巴地區，方言仍活躍在各場合。雖然吉隆坡已顯現語言轉移現象(方言轉向華語、方言轉向英語)，但廣東話仍在華人社會裡佔有一席地位，而客語、福建話在此地漸漸被取代。Schiffman(2010)指出馬來西亞為了國家經濟發展，學習英語是順應全球化趨勢。[In order to share the frui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alaysia is facing globaliz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ities have to admit that English now has a plac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馬來西亞大學助理教授王曉梅(2010)針對吉隆坡語言地位做的調查顯示弱勢方言靠攏強勢方言，華語成為華人社會的象徵性語言，而英語是優勢語言，而馬來語則定位為官方語。[Mandarin beca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threatened the use of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 new triglossia is that

Malay is acting as the supreme language, English and Mandarin are high languages and other dialects are at the bottom of language status hierarchy.]

2 語言/語碼轉換：語言/語碼轉換指的是說話者在使用語言時，由 A 語言轉換字彙或者句子至 B 語，這種情形多發生在多語或者語言接觸環境。庄曉齡(2010)調查馬來西亞大學 100 位華人學生歸納出英語是華人大學生最常使用的語言，其中夾雜的語碼轉換依數量由多至少為廣東話、華語、馬來語。而 92%的學生接納語碼轉換，認為語碼轉換便於溝通，而有 9%的受訪者認為語碼轉換是一種不標準的語言使用。

3 教育和政治因素干擾：多數華人子弟選擇華校或者英語學校就讀，華校大多由華人團體創立，雖馬來語為必修課目，但華校仍教授華語，而師生常用廣東話交談，英語學校學生雖未受華語教育，但華人青年在家或者親屬間至少都有一位長輩為方言使用者。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佔有重要的地位，「馬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是華人最大的政治性社團，全國會員有 111 萬。馬華主張保障華語使華語在各公開場合使用，並保障華人中學受國家教育體制平等權益。因此華人語言使用在馬來西亞受社會因素影響鉅深。

沙巴歷史

沙巴是馬來西亞十三州之一位於北婆羅洲，南與砂勞越接壤，東為印尼加里曼丹省，所在位置相對於馬來半島被稱做東馬(請見圖二)，2013 年人口統計人口約 349 萬[1]。沙巴的歷史可追朔至十九世紀初，約三萬中國沿海居民遷徙至此，佔當時人口數五分之一 移民的目的為尋求新家園，而非勞力工作(黃子堅,2005)[At the beginning of 1920s,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in Sabah numbered about 30,000, making up one-fifth of the territory’ s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previous Chinese immigrant research, it is evident that most immigration to Sabah was from China or Hong Kong. Migrants came either to settle down with relatives or work for a labor force.] Lee(1965)珍貴的文獻描述當時沙巴中國移民的語言使用和族群互動：客家人在 1951 至 1960 年間佔華人的百分之五十(見表一)，客家語是當時的通用語，客家人多從事農耕、善待土地，多數人視沙巴為第二故鄉，在此定居。[Hakka people’ s predominance is largely agricultural. In fact, they were the only Chinese who took kindly to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immigration days. The overwhelming are their numbers compared to the other groups that Hakka dialects is the lingua franca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1] 馬來西亞人口統計局最新官方資料:馬來西亞人口為 29947600 人，沙巴州 3496600。山打根省則維持 2010 年發布資料:396290 人

	1951 使用人數	佔所有方言之百分比	1961 使用人數	佔所有方言之百分比
客家話	44,505	59.9	57,338	54.8
廣府話	11,833	16.0	15.251	14.6
福建話	7,336	9.8	11,924	11.4
潮州話	3,948	5.3	5,991	5.7
海南話	3,571	4.8	5,270	5.0
其他	3,181	4.2	8,768	8.5
總計	74,373	100.0	104,542	100.0

表一：中國方言使用比例 (Lee,1965)



圖二：馬來西亞地圖

本研究將以沙巴州第二大城市山打根為調查地點主要原因有：

1 歷史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山打根曾做為沙巴州首府，因地理位置優越，進出口貿易興隆，當時為英殖民政府最受寵愛的城市，有過一段輝煌時代。馬來亞大學教授黃子堅為沙巴人，根據他家中長輩口述，1941 年以前，華人掌握百分之九十的商業活動，且他們多由廣東移民至山打根，廣東、客家話是當時的主要語言，他本身雖非客家人，但從小他只會講廣東話和客家話。又因山打根廣東人眾多，貨品進出口多與香港合作，船隻來往絡繹不絕，夜晚燈火通明似香港，山打根被稱為”小香港”。戰後首都移往亞庇後，山打根雖落寞許多，但歷史遺跡仍在，如華人主要信仰三聖宮(見附件一)、和最初落腳地譚公祖壇皆保存完好，在譚公祖廟旁由客家公會所經營的啟華中學是全沙巴第一所華人中學，仍朝氣勃

勃的在培養華人子弟。廣東話與客家話至今仍廣為使用，據筆者初步觀察，廣東話在山打根仍是多數人初見面時第一選擇，客家話雖能廣泛使用，但已逐漸萎縮至家庭或者私人場合使用。山打根客家公會會員人數截至 2015 年 6 月已有 5771 人，是沙巴州華人社團裡公認最傳統也最活躍的社團之一，更在沙巴州各客家工會中具有領導和指標性地位。

2 社會因素：雖然首都亞庇人口較多，能提供較多樣本和精準的計算，但為避免過度現代化城市影響方言使用，本研究以今第二大城山打根為調查地點而非英語普及的亞庇。根據筆者 2009,2012 年兩度前往亞庇，三年間，華語已成為大多年輕人主要使用的語言，多數年輕人以華語為優先選擇，客家家庭中也以華語取代客語教育。再者，因觀光發展，亞庇市區和其他商業活動由英語主導，華人亦重視英語教育，根據當地人描述，亞庇近幾年語言使用改變許多。反觀山打根尚未有外部干擾，語言使用和文化傳承仍然保守和傳統，因此能提供較佳的客家人語言使用樣本。另外，許多山打根華人仍舊保持三代同堂的傳統，家庭中語言使用、語碼轉換平常，祖輩與父輩使用方言，而父輩與子輩改用華語，爺輩與子輩則方言加華語混雜交談，此為語言使用紀錄最佳訪問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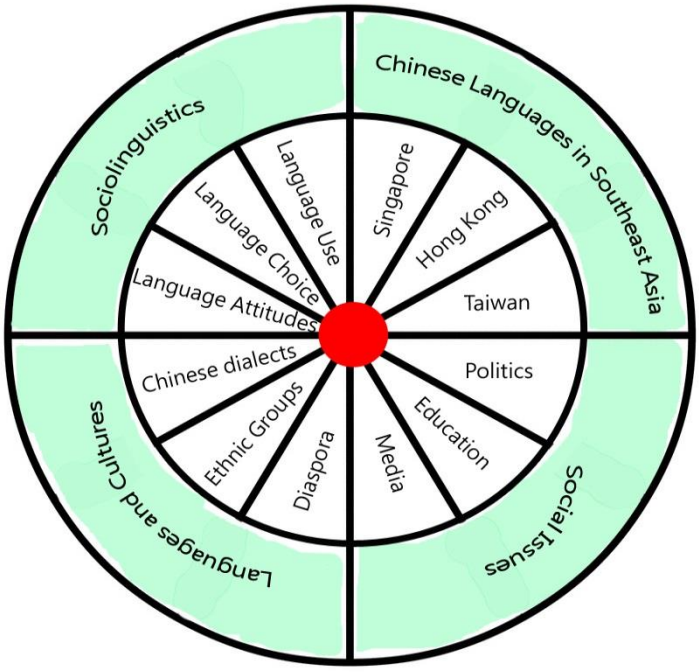
研究問題

- 山打根客語使用現況為何？
- 各年齡層中語言是否轉移？
- 什麼因素造成語言選擇和態度？
- 方言有競爭力嗎？客語該保存嗎？
- 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感在於國家還是族群？

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沙巴語言使用現有文獻分為四大類，並以此四大主題為主要參考，藉以提升本計畫參考價值。

- 東南亞漢語方言
- 社會因素
- 語言和文化
- 社會語言學



圖三：文獻探討四大類圖表

東南亞漢語方言

本節以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全球漢語字典新書發表會上一席話做為東南亞華人語言態度的概略描述：「新加坡的華語盡量向普通話靠攏，和普通話保持密切的關係，因為我們知道華語的發展和前景，不是由我們決定的。」新加坡開國之時以英語提升英語做為新加坡主要競爭力，建國後不出十年新加坡僅五百萬人口一躍成為華人的驕傲，乃全亞洲唯一黑髮黃皮膚而講英語的國家，威風一時。

當 2010 年李資政在北京發表演說時提及華語的重要性，可以見得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和新加坡華人對於華語的態度已經轉向積極正面學習。在本研究進行期間李光耀先生逝世[2]新馬兩國悲慟，《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描述他在擔任總理期間對於雙語的堅持，並認為中國的崛起對亞洲帶來的影響不可忽視，擁有雙語是新加坡的優勢。不論是李光耀時代或者後李光耀時代，加坡對於華語的支持越來越堅定。馬來西亞雖受英國入侵殖民長達一世紀之久，英語卻沒有真正的在這個多元族群的國家深根，當馬來語被提升為國語之後，華人更努力的想保持方言和傳統價值，塑造了馬來西亞非常特殊的多語環境。王曉梅(2010)調查了吉隆坡語言地位的重組，在殖民時期英語是優勢地位，其次高等語言是閩南方言，較低者為廣東和客家方言等；立國(1957)以後則是馬來語至高，英語和華語為高等語言，最底層是各種方言。由此可以發現華語使用者多了，且華語因為各種因素成為華人社會裡較高階的語言，逐漸取代閩南語和廣東話。王曉梅(2012) *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 (本文譯:馬來西亞華語擴散)中描述柔佛[3]受訪者表示他們偏愛和最常使用的語言是華語，不僅僅在平時華人社區中使用，家中也使用華語。[According to the data concern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nguage use in general,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most fluent language, favorite language, most frequent home language and local lingua franca. The finding shows that Mandarin is the choice of most participants and Mandarin is not only used at home but also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香港在本研究所提及的四個地區中受英國殖民影響最深，英語曾做為香港的官方語言長達 156 年(英國殖民香港 1841-1997)，英國政府在 1974 年將粵語[4]提名為官方語言，然而 1990 年在主權移交中國前，中國政府將普通話頒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官方語言，與英語同為官方並行語言。2006 年香港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五歲上香港居民能使用廣東話為 90.8%，英語為 41.9%而普通話為 40.2% (Poon, 2006)。[According to the data revealed by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 2006, the population aged 5 and over able to speak Cantonese is 90.8%, English is 41.9% and Putonghua is 40.2%].

臺灣則有不同的語言環境，臺灣是本研究提及的四個華人地區中唯一未受英國殖民的地區，因此臺灣居民普遍英文能力不如前三個地區高，但華語卻是本地唯一官方語言，在華語使用上，不論讀寫或者說都是亞洲地區最高水準。臺灣的語言除了華語和兩種主要漢語方言外，還有十四種原住民語，1950 年起，獨尊國語的語言教育政策幾乎擊潰了方言，直到 1977 年還我母語活動才得以復興，族群意識抬頭。臺灣的方言正面臨轉變，國語(華語)取代了方言在各場域的使用，

[2] 李光耀先生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逝世於新加坡，其子李顯龍以馬來語、華語、英語發表悼文
[3] 柔佛(Johor)是馬來西亞十三州之一，位於馬來西亞的南部，南面隔著柔佛海峽與新加坡毗鄰。
[4] 本文中所指粵語和廣東話皆為中國廣東省境內所廣泛使用之語言

原住民語轉變得最快，多數原住民語青年已不會使用母語，而閩南語和客語使用者也逐漸的向國語靠攏 (Yeh, Chan and Cheng ,2004)。The research proved that all three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were experiencing a language shift toward Mandarin at different rates. Polynesian languages (Taiwan aboriginal languages) had the greatest shift, on the other hand, Minnanyu (Hokkien) illustrated a reserved shift. In the Hakka group, the long-term shift had continued and there was even an increasing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over Hakka.而英語的使用只限於教育機構，即使國家政策積極的提升英語教學，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使用英語，陳(2010)調查顯示僅 2%臺灣人以英語做為日常生活溝通用語。[Despite the intensive English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it is quite rare to speak English on any social occasions. Chen (2010)' s data shows only 2% of Taiwanese use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in their life.]

社會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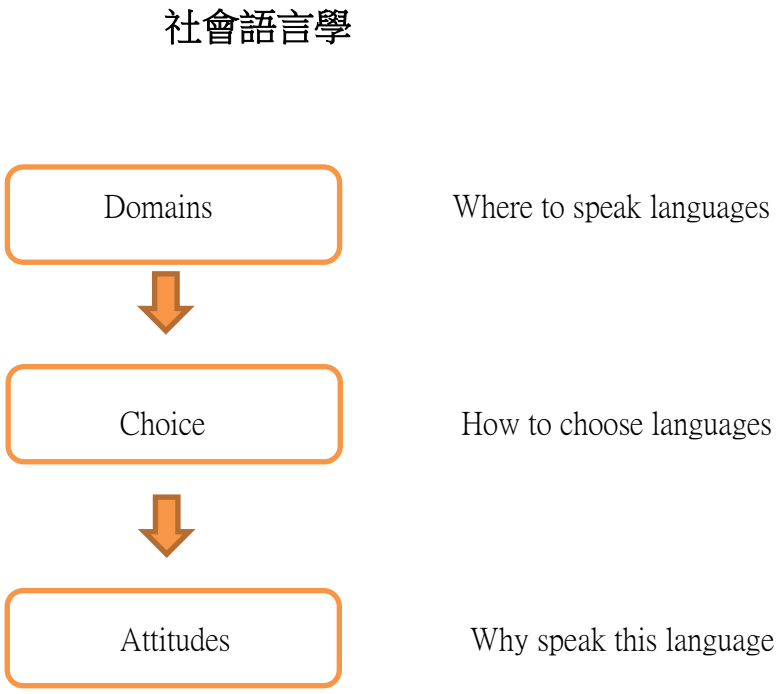
本研究在社會因素中主要討論的是媒體影響語言使用。當收音機和電視機於 1970 年代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普及化以來，香港出版的電視節目深深地影響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使用，香港的流行文化帶領海外華人風潮，廣東話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上流語言。直到 21 世紀科技進步，媒體更加多元，馬來西亞華人漸漸接受了西方節目，當地也開始有傳播公司製作本地節目，以此展開了語言競爭，由廣東話轉為英語，甚至華語 (Sim,2012)。[The rise of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the mid-1970' s led to a trendy of speaking Cantonese. Television series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later on the locally produced television and radio programs adopted Cantonese as their medium. However, the 21st century presents a different situation of media broadcasting. As Sim points out, "The advent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English and Mandarin as global lingua franca further erode the chances of survival for various native tongues of the Chinese. Many ethnic Chinese families living in new housing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Kuala Lumpur and Penang are adopting English as a family language"] Khoo(2011)：雖然華族人口僅佔總人口 24%左右，但華文報紙的日發行量卻是全國最大的。我們甚至可以說 15 歲以上馬來西亞華人中，每兩名就有一名是華文報紙讀者。

語言與文化

雖然多數的文獻都集中在馬來半島，沙巴的語言著作甚少，卻是執行本研究主要的動機和莫大的發展空間。沙巴有多元的族群和豐富的語言資源，Lee and Tan 描述沙巴的研究價值在於五：一、沙巴是唯一由客家人佔人口多數且客語做為通用語的地區。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東南亞北方唯一有華人社區的就

是沙巴。三、沙巴華人是少數幾支隊伍在二次大戰期間起身對抗日軍者。四、沙巴雖政治運動活躍未有共產主義。五、沙巴華人中約百分之三十為基督徒，這在全亞洲地區都是很稀有的(Lee & Tan, 2000)。[First, Sabah is the only one reg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where Hakka forms the largest dialect group and also a lingua franca. Second, only in Sabah was there a northern Chinese community existing in South-East Asia perhaps during pre-Second World War. Third, Chinese in Sabah was one of few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 who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Fourth, there was no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Sabah although public affiars in Sabah was much politicized. Last but least, there were about 30 percent Christians Chinese in Sabah, it was quite rar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sia.]

沙巴除了華人佔總人口數超過四分之一之外，原住民(當地人稱土著)也是很大的族群，卡達山度順(Kadazan-Dusun)是一支南島民族，主要居住在沙巴，由於生活習慣和信仰與華人相近，有許多與客家人通婚。客家人和卡達山度順在婆羅洲共同生活了好幾世紀，客家人能說卡達山語的也不少，因此卡語也將列入客家人語言使用的調查中。



圖四：社會語言學理論架構

語言場域理論 Fishman-Domain theory

場域理論是社會語言學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由語言在某種場所或是某個空間裡的使用來解釋該語言的活躍程度和使用者選擇和態度。當 X 話題或者其對象擅於用 X 語來討論，雖然 Y 語也是一個選項，比如說所有參與者也都能說 Y 語，但 X 語卻是大家認為最能夠表達的工具，X 語的使用的場域就成立。Fishman(1972)將語言場域分為五類：家庭、人際關係、宗教場域、教育和工作場所。Five domains are involved in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family, friendship, religio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本研究將以上述五類場所檢視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現況。

語言維持和轉移 Languages maintain and shift

在海外華人的研究中，文化的保存和適應一直是討論的重點，語言是否持續使用或者與原鄉相異了多少。語言維持和轉移多發生在語言接觸的環境中，語言轉移指的是某種語言開始因為各種因素被取代而不再使用，而語言維持是當世代交替時，語言仍能完整的傳承至後代，雖然可能有些微的改變，但整體上是完整的保留了下來(Winford, 2003)。[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re two frequent discussions in language contact. They are general kinds of situation when languages start to change due to the social factors. Language maintenance refers simply to the preservation a languag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語言選擇 Language choice

語言選擇指的是在多語環境中，使用者能根據情境和對話者轉換語言的使用。Buda (1991)認為影響語言選擇有兩個主要原因：偏好和限制。當使用者對某種語言有所偏愛或者有強烈認同感時，會盡可能選擇該語言做為溝通，而在某種情況下僅能夠使用某語言的時候就成了限制。Buda(1991) indicated that language choice is subject to two categories of factors: preference and constrains. Preference is that a person with reasonable fluency in several languages would choose to speak his or her mother tongue wherever possible, because speaking this language is most familiar and comfortable. Constrain is a situation where the participants in a conversation share a knowledge of several languages but the polyglots do not always speak their preferred language.舉例來說，馬來西亞華人介於 30-50 歲間受父母影響較深，大多偏好方

言，在家庭與人際關係上盡可能的使用方言表達親切感，但在華語和英語逐漸擴張的華人社會中，此兩種語言佔據愈多的場合，如公開的社團活動、百貨公司購物，餐廳等，此為大環境限制了社區，而社區(小環境)左右使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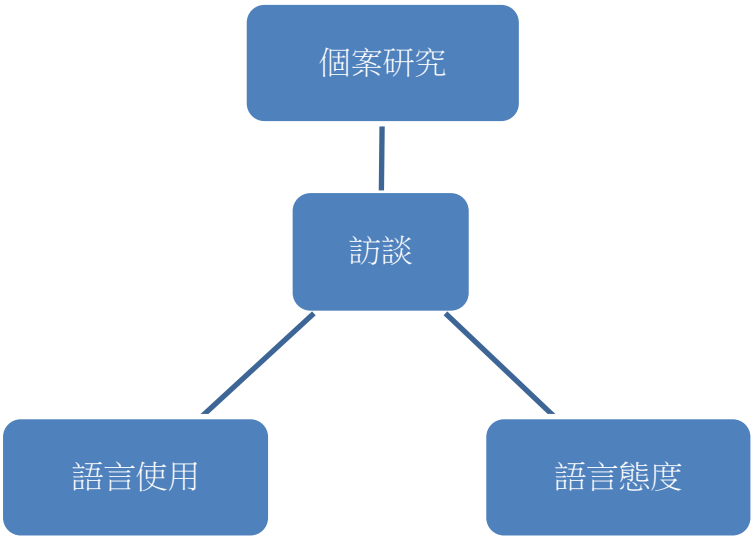
語言態度 Language attitudes

語言態度是本研究的核心，語言態度包含語言使用以及族群認同感。語言態度本身並不著重在語言本身，而是說話者的想法與感受；說話者對於語言的正面態度將會使他對該語言甚至該族群產生認同與歸屬感，而負面態度則會拒絕接納某一個社群。語言態度表現說話者對語言的反應，更是語言選擇中最主要的關鍵因素(Garrett, 2010)。Language attitudes not only influence our reactions to other language users around us, but also influence out language choices that we make as we communicate.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日常生活中總是充斥著語言選擇，視各種場合以各種語言交談。即使華語和英語已經逐漸攻陷了各高低場域，而漢語方言卻一直存在，華人對方言的態度有情感上的依歸，不論馬來西亞政府將馬來語提高為教育必修科目或者華語的全球化，各個華人社團仍緊握著方言和傳統文化，以此增強族群人同感和會員間情感的聯繫。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以一對一質性訪談方式進行個案研究，並將語料分析呈現語言使用現況。主要架構如下圖：



圖五：研究方法架構

質性研究

本計畫欲呈現馬來西亞客家人語言使用，以此分析語言選擇、語言態度，以及語言是否在不同世代中有轉移現象。質性研究主要是探討社會個體行為的發生，以及個體當時所處的情境展開全面性的了解，不應忽略背景與其他相關因素。本研究田野調查方式進行，對社會個人行為深入詮釋，因此質性研究將符合以人、空間結合的田野調查再以科學方法呈現結果。

個案研究

調查對象設定為山打根客家人：(1) 10-30 歲，(2) 31-50 歲，(3)51 歲以上，本研究屬個案研究，即一獨特的個人、家庭、團體為研究對象，深入個案中，廣泛收集資料，徹底了解個案使用的語言和感受(Yin, 2009)。[A case study “allows investigators to retain the holistic and meaningful characteristics of real-life events”]本研究將採用開放式問卷調查，受訪者接受錄音且由研究者陪同一起填寫問卷，每段訪談約 30 至 90 分鐘，在受訪者回答問題時，研究者試情況增加調整相關問題以

深入剖析受訪者的選擇和態度，此半開放式的訪談能避免受訪者填問卷時制式的回答問題，談話中藉此拉近雙方距離增進信任感，以取得最真實的田野資料，以事先準備的問題使研究有效率地進行，而非廣泛的談天。

問卷設計

本問卷有英語和華語(繁體字)版本，視受訪者需要提供，也可以藉由此觀察受訪者最自然的反應。問卷分為四部分，第一為受訪者背景，問題有出生地和受教育的地區，例如：出外求學的青年可能對英語掌握較佳；另外祖父母的出生地也可能影響受訪者的語言選擇。第二部分是何時開始使用該語言，及對語言能力的自我評估。語言能力是根據 Gal 1979 年在奧地利 Oberwart 所進行的語言轉移研究所設計的語言能力自我評估問卷，語言能力被分為五級：由低至高分別為 1 弱(Weak，) 2 有限 (Limited)，3 尚可 (Good)，4 流利 (Fluent)，最高是 5 非常流利 (Excellent, or like a native speaker)。第三部分為場域研究，了解受訪者在什麼時候使用什麼語言，比如說禱告、算數、抱怨，在政府單位、在傳統市場…等，場域研究可以提供非常詳細的語言使用分布，檢視語言是否在各種場合流通。問卷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問題回答，如立場表達，認同感和其他等。

訪談人資料

本計畫受山打根客家公會[5]協助，以該會會員首要訪談對象，藉此擴展至其他客語使用者。本計畫共訪問 45 人；51 歲以上 7 人，31 至 50 歲 17 人，30 歲以下 20 人。訪談人的年齡、性別、語言使用和簡歷如下：

編號	年齡	第一語言	最擅長語	語言能力					
				客	粵	華	馬	英	其他
A1	76	H	H	5	1	2	4	0	
A2	58	H	H	5	5	3	4	1	
A3	64	H	H	5	3	4	2	4	
A4	88	H	H	5	0	0	0	0	
A5	71	H	H	5	0	4	1	0	
A6	63	H	H	5	3	4	2	2	
A7	67	H	H	5	5	5	5	4	
B1	49	H	H	5	3	4	4	3	
B2	45	H	H	5	5	4	4	3	

[5] 山打根客家公會於 1886 年成立，至今已創會 129 年，會員人數截至 2015 年有 5711 人，其組織分布由理事會向下分為七個子團：福利、文教、康樂、青年、婦女、總務、徒步。

B3	40	H	H	5	5	4	4	4	
B4	41	H	H	5	4	4	3	3	
B5	35	H	H	5	5	5	5	2	
B6	40	H	H	5	5	4	4	2	
B7	35	H	C	5	5	4	3	2	
B8	48	H	H	5	5	5	4	3	
B9	30	Hopo	Hopo	5	5	5	4	3	Hopo[6]河婆客語 5
B10	30	H/C	C	5	5	5	4	3	福建 3
B11	32	H	N	5	4	5	3	2	
B12	43	H	H	5	4	5	2	2	
B13	39	H	H	5	5	5	4	2	潮州 2 福建 1
B14	43	H	H	5	5	5	2	2	
B15	43	H	H	5	5	4	4	0	
B16	31	H	H	5	5	2	3	4	
B17	33	H	N	5	5	3	5	5	
C1	14	M	E	1	0	3	3	5	
C2	16	H	H	5	0	3	2	3	
C3	24	H	H	4	4	4	3	4	
C4	23	C	C	4	5	4	4	4	
C5	21	H	H	5	4	4	3	4	
C6	16	H	M	5	4	5	3	4	
C7	15	H	M	5	2	5	2	4	
C8	29	C	C	5	5	5	5	3	
C9	28	H	H	5	5	5	4	4	
C10	11	H	E	5	0	2	4	4	
C11	11	H	E	5	0	1	4	4	
C12	10	H	M	5	0	5	4	4	
C13	23	M	M	5	5	5	3	3	
C14	23	C	C	5	5	5	3	2	
C15	17	M	M	4	4	5	3	3.5	
C16	26	B/H	B	4	2	5	5	4	[7]Kadazan 3
C17	29	H	H	5	5	5	3	3	
C18	23	C	C	5	5	4	4	4	福建 1
C19	24	H	H	5	5	4	3	3	
C20	19	M	M	1	3	5	3	4	

[6] 河婆客家乃是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河婆鎮之客語方言

[7] Kadazan 卡達山是馬來西亞沙巴州人數最多的一原住民族群

表二：受訪人個人資料與語言能力

B 馬來語、C 廣東話(粵)、E 英語、H 客家話、M 華語

田野調查行程

本計畫於 104 年 3 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於馬來西亞執行，地點包含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以及沙巴州山打根市。詳細日期安排如下：

日期	地點	活動
3/2	臺北-吉隆坡	
3/6	吉隆坡	馬來亞大學-亞洲文學與文化系列講座
3/9	吉隆坡	Monash University
3/11	吉隆坡-山打根	拜訪山打根客家公會
3/12	山打根	訪談 1
3/21	山打根	兒童畫室 訪談 2
3/22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捐血活動 訪談 3,4,5
3/23	山打根	Café 訪談 6
3/26	亞庇	傳統市場 訪談 7,8
3/27	亞庇	世界客家麒麟大會 訪談 9
3/28	亞庇	世界客家麒麟大會 訪談 10,11,12
3/29	亞庇	世界客家麒麟大會 訪談 13,14,15
3/31	山打根	訪談 16
4/1	山打根	訪談 17
4/3	山打根	訪談 18,19
4/5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油漆整潔活動 訪談 20,21,22
4/6	山打根	訪談 23
4/7	山打根	培華幼兒園 訪談 24
4/8	山打根	舞蹈教室 訪談 25, 26
4/9	山打根	訪談 27,27,29,30
4/11	山打根	訪談 31,32
4/12	山打根	山打根巴色教會 訪談 33
4/18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慶生活動 訪談 34,35
4/23	山打根-臺北	回臺辦理簽證事宜 資料整理備份和建立電子檔
6/6	臺北-山打根	傳統市場 訪談 36
6/9	山打根	酒店開幕舞獅活動 訪談 37
6/11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例行會議

6/12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大會堂資料會員資料蒐集
6/13	山打根	山打根基督教聖公會善牧堂禮拜 訪談 37
6/16	山打根	Café 訪談 38
6/18	山打根	與受訪人一同包粽子 訪談 39
6/20	山打根	端午佳節 參與受訪人家庭聚會 訪談 40,41
6/21	山打根	Free market 假日市集 訪談 42
6/24	山打根	訪談 43,44
6/28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 129 年會慶
6/29	山打根	訪談 45,
6/30	山打根	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例行會議
7/1	山打根	訪談 46
7/3-13	吉隆坡	馬來亞大學黃子堅教授指導計畫與協助語料分析
7/13-7/31	山打根-臺灣	成果報告

表三 計畫行程安排

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受訪者分為老、中、青三組，各組年齡各是 51 歲以上、31 至 50 歲、30 歲以下，共計 45 人。研究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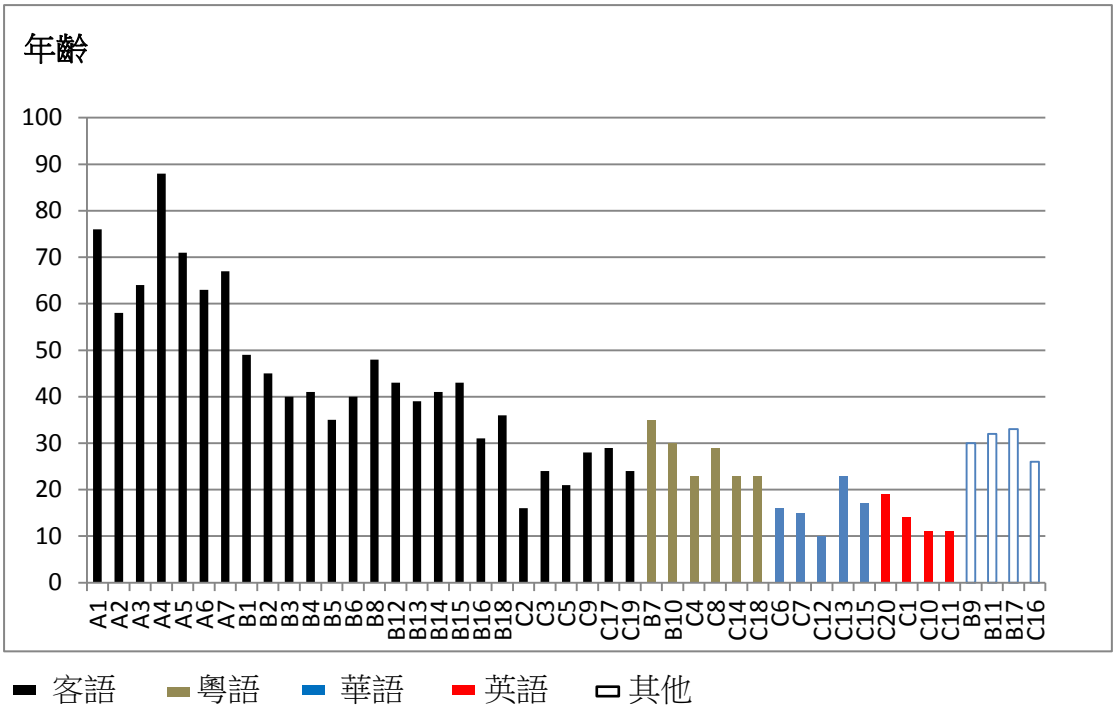
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

語言的轉移是發生在慣用行為中一種顯而易見的改變(Fishman 1972)而 Winford(2008)則將其定義為一個族群將其族語全然拋棄或者全體偏愛另外一種語言。[Language shift is understood as some demonstrable change which has occurred in the pattern of habitual use (Fishman, 1972). Winford (2008)'s definition of language shift was "the partial or total abandonment of group's native language in favour to another."]本調查由老中青三代的語言使用中可以發現各族群有其偏愛的語言，從老至青年由客語逐漸轉為粵語、華語或者英語。

51 至 70 歲華人大多為中國移民第二代，他們隨父母到沙巴來，許多還保留著鄉音，他們的生活型態為男性外出工作，女性照顧家庭，來往者多為宗親、或者同鄉、使用同一種語言者。早期沙巴客家人多以農耕為生，居住在鄉間和別族人數互動相對地少，生活方式傳統而保守，農耕需要大量人力，因此家族人數多，語言較能活絡使用。即使在現代的社會，該族群仍維持客語使用，在本調查中 50 歲以上者皆以客語為主要生活語言，即便身邊有馬來族群，其對話也僅限於簡單的馬來句，部分受訪人廣東話亦不甚流利；與孩子說客語，孫輩中有不諳客語者，受訪者皆以客語回答，但本組受訪者都具有使用華語能力(請見表二)，華語能力在三級(普通)與一級(弱)之間；客語則是五級(非常流利)。相反的，受訪者 30 歲以下英語和華語能力皆在中上(普通以上)，有些甚至以華語為第一語言。從表二中亦可發現第一語言不等於最擅長語，也就是受訪人家庭語言為客語，後接受學校教育或者同儕影響後轉為以粵語或者華語為最擅長語。本研究發現有 8 位受訪人第一語言是客語，最擅長語言轉為粵語或華語。

以前在家裡是講客家(話)，出來做事就講廣東(話)，所以現在就比較常講廣東了。(受訪人 B7)

受訪人 B7 是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主要幹部之一，接受訪談時他表示平時和孩子講客語，第二次訪談時改口說和孩子講廣東話，就筆者觀察，他亦和孩子講華語。因此即便他對客家文化有深厚情感，卻無法成就第一語言等於主要使用語言，他的客語使用已被充斥在生活中的廣東話和華語影響。



表四：訪談人語言使用-依年齡區分

以客語為最擅長語言的有 26 位，其中 20 位年齡在 30 歲以上；以粵語為最擅長語有 6 位，年齡範圍在 20 至 35 歲間；30 歲以下受訪人則多擅長華語和英語。值得注意的是有 2 位受訪人(B11、B17)表示他們無法回答該問題，因為在眾多語言中他們不曉得哪一種是最擅長的語言。B9 最擅長語為河婆客語，C16 因母親為 Kadazan 少數民族，與母親已以馬來語溝通，故馬來語為該受訪人最擅長語。

這個問題給我一點時間想想，可能是客家話也可能是廣東話，我還不能決定。（受訪人 B9）

我每一種語言都一樣好，客家、廣東、英語、馬來語都是擅長的語言。（受訪人 B17）

場域中的語言選擇 Language choice

馬來西亞的國語、和英語教育影響了華族各方言，學校的必修語言課程以及禁說方言的校規迫使客家學生必須習得馬來語和英語，私立華語小學、華語中學重視華語，因此減少了客語的使用使得英語、馬來語、華語佔據更多場合而客家萎縮至傳統市集和家庭，甚至完全消失。以下為 45 位受訪人在各場域所使用的語言。其中市政府、醫院、購物中心等為馬來語使用，傳統市場是客語、雜貨店

則是客語、粵語，工作場所視情形而定，家庭聚會則多數是客語，但是由 B 組和 C 組受訪人的答案中可以發現已有部分家庭聚會融入了華語。

	市政府	醫院	購物中心	傳統市場	雜貨店	工作場域	家庭聚會
A1	B	B	B	H	H	H	H
A2	B	B/C	B	H/C	H/C	C	H
A3	E	B	H/C	H	H	H	H
A4	B	B	B	H	H	H	H
A5	B	B	B	H	H	H	H
A6	B/E	B	B	H	H	H	H
A7	B/E	E	B/H	H	H/C	H/C/M/B	H/M
B1	B/E	B/E	B/H/C/M	B/H/C/M	B/H/C/M	B/H/C/M	H
B2	B	B	B	H	H	H/C/M/B	H
B3	B	B	B	H	H	H/C/M/B/E	H
B4	B	B	B	H	H	H/C/M/B	H
B5	B	B/C	B	H	H	H/C	H
B6	B	B	B	H	H	H/C/M/B	H
B7	B	B	B/C/H	H	H/C	E/C/B	H/C
B8	B	B	B	H	H/C	H	H
B9	B	B/M	B/C/H/E	H/C	H/C	H/C/M/B/E	Ho
B10	B	B	B	H/C	H/C	H/B/C/M	C
B11		B/C	B	H	H	C	H
B12	B	B	H	H	H	H	H/M
B13	B	B/C	B/C	B/C/H	C	H/C/M	H
B14	B	B	B	H	C/H	H	H
B15	B	B/C	B	H/B	H	H/B	H
B16	B	B	B	H/C	H/C/B	H	H
B17	B	B	B/E	H	H/C/B	E/C	H
B18	B	B	B	H	H	H	H
C1	B	B	E	M	M	X	M
C2	X	H/C	B	H	B	X	H
C3	B/H/E	B	B/E	H	H	C/E	H
C4	B	B/M	B/E	H/M/C/B	H/M/C/B	H/M/C/B	C/H/M
C5	B	B	B	H	H	M/H	H
C6	B	B	B	H/B	M	M	H/M
C7	B	B	B	M	M	M	H/M
C8	B	B/M	B/H/C	B/H/C	H/C	B/H/C/M	C/M

C9	B	B	B/H/C	H/B	H	M/H/B	H
C10	X	B	B/E	H	H	X	H
C11	X	B	B	H	B	X	H
C12	X	B	B	H	B	X	H
C13	B	B	B	H/C	B/H/C/M	C/M	H/C
C14	B	B	B	H	B/H/C/M	C	C
C15	B	B	E/B	H	B	X	C
C16	B	B	B	B/H	B/H	M/H/E	H/B
C17	B	B/M	B	B/H	B/H/C	C/B	H/M
C18	B	B	B	B/C	C	M	C
C19	B	B	B	H	H	H	H
C20	B	H	H	M	M	M	M

表五：訪談人語言使用-依場域區分

B 馬來語、C 廣東話(粵)、E 英語、H 客家話、M 華語

粵語的功能

山打根早期被稱作「小香港」，因此粵語是本地的通用語。黃子堅(2004)：「1941年，山打根的港口貿易大多是來自中國的移民，當中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粵語使用者，因此被稱為小香港。」[By 1941, no less than 90% of the town's business trad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by Chinese people. The business at that time were mostly Cantonese speakers, thus, Sandakan was named 'little Hong Kong' (Wong, 2004).] Lee and Tan (2000)統計馬來西亞各地區華人通用語沙巴州為客語，而沙巴州內的山打根為粵語區，指本地主要通行語言為粵語。除了早期開埠者多來自中國廣東等歷史因素，粵語能持久保存歸咎於媒體的力量。幾乎每一位受訪人提及粵語能力都直指港劇和 TVB 電視台影響生活鉅大。沈志偉(2012)指出語言的使用和擴散和電視媒體與網路有很大的關係。香港在 1970 年代興盛的電影電視工業提高海外華人的粵語使用，吸引更多人對粵語的欣賞也間接影響其他方言生存。Sim (2012) pointed out the advent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the wide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rise of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the mid-1970s attracted more fans of Cantonese speaking. Cantonese suddenly became the supreme language and this trend diminished the use of various non-Cantonese languages.

看 TVB 學的嘛，每個人都看。（訪談人 C3）

本研究將粵語定位為「華人的社交語言」；在沙巴，一般商業貿易活動、社交場所，粵語無異是各華族間交流語言，直至今日，粵語也經常成為華人初識時

的第一選擇，不論是廣東人、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等，該語言是無人不曉的最暢通的管道。即使客家人在沙巴是佔有多數，仍有部分來自中國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移民不鞍客語，而廣東話在此地已能通行無阻，少了學習客語的動機，廣東話自然成為最廣泛的社交語言，因此大多數客家人卻都能說流利的粵語。筆者的親身經驗：不論是小吃店、咖啡廳、雜貨店、服飾店 … 只要是對方先開口，百分之九十都是粵語，其餘的是華語。

習慣了，山打根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見面就先講廣東話，如果知道他是客家人，就改講客家囉。可是我們常常一開始講什麼話，後面就很難改了。（受訪人 B6）

換句話說，有受訪人認為由於粵語的流通性高，使用的場合大多屬於正式的、較客氣的，因此有受訪人指出粵語使用者常表現出優越感。受訪人 B12 在其他受訪人口中被稱為「不願意說粵語的客家人」。

我會說廣東話，但我不說，因為說廣東話的人有一種驕傲，好像只有廣東話才是好聽的。那些電視裡的人講廣東話，他們就講廣東話，覺得好像不可一世。

受到媒體的影響，本研究發現許多年輕客家人(20 至 40 歲)也鍾愛粵語，但是不表示他們對客語失去了信心，只是在情感表達上認為粵語較其他語言顯得委婉、有禮貌，他們對粵語的形容多為「溫柔」、「斯文」，而客語的感受則是「粗魯但親切」。除了必要講客家話的場合，其餘皆由粵語為主。

廣東話比較斯文嘛，講起來好聽，客家話就比較粗。（受訪人 C3）

我喜歡講廣東話，除非客家公會開會我講客家話，要不平時講廣東比較多，客家話粗魯，我和我女朋友都是講廣東的，客家話講我愛你根本不能聽 ！（受訪人 C14）

華語的使用

王曉梅(2012)指出華語的廣泛使用在馬來西亞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本研究亦能證實華語在沙巴的年輕一輩確實是最重要的溝通工具，尤其是 20 歲以下中小學生，無論是思考、祈禱、數數等活動皆以華語為主，除了英語，其他漢語方言都不復存在。受訪人 C7 應筆者要求邀請朋友受訪，她卻表示她不清楚同學間誰是客家人，因為華語的通用模糊了族群界線。

我不會說廣東話和客家話，因為大家都說華語。（受訪人 C1）

我不知道誰是客家人誰是廣東人，現在都是華語，沒什麼分別。(受訪人C7)

受訪人B13的職業是咖啡店服務生，她與同事全以客語溝通，而她面對顧客的語言選擇以年齡作為區隔；年幼者為華語，中年以上則是粵語，若對方回應客語她才說客語。

年輕人像是學生那種就一定講華語，其他的大多是廣東話，他們說客語我才回客語，很少我一開始就講客家話的，除非我認識他。(受訪人B13)

多數受訪人認為近年華語進入生活並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語言使用，這種情形發生得很自然，沒有理由抗拒；華語與學校體制並進，成為教育語言，會講流利華語者被認為是知識份子，能讀報、有修養，出口成章。許多家長認為華語和英語同等重要，雙語同時學習才能增加國際競爭力，因此不少年輕一代孩子已由家中長輩所熟悉的客語轉為華語使用者。

語言態度和客家認同

本研究受訪者包含山打根客家公會會員以及非會員，其中客家公會會員皆表現肯定的客家意識，並以身為客家公會會員為榮，其中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積極參與國內外客家文化活動，帶動山打根華人保留傳統、遠赴中國尋根等不遺餘力，青年團為客家公會爭取客家新血，活絡客家文化。受訪人若身兼客家公會要員則對客家意識有正面態度，如堅持客語環境，傳承傳統文化等。

我們客家公會就是要做這個事，讓年輕人一直進來，讓客家文化可以從年輕一輩傳下去。(受訪人A7)

客家話是不會消失的，至少在山打根不會，絕對不會！(受訪人B3)

華語所代表的高水準也影響客家公會成員的客家認同和語言態度，部分家長猶豫是否該將「族語」或者「方言」傳遞給子孫，或者學習經濟價值較高的華語。有些人堅持和孩子說客語，即便此舉造成孩子華語學習落後，他們卻將客家文化和客家認同感作為優先教育，營造百分之百的客語家庭環境。受訪人B5將孩子送往政府經營之國小，讓孩子在學校說英語、馬來語，家中說客語，再透過自修習得華語。

我的孩子也有問過我，為什麼別人說華語我們家說客家話？我跟他說這是我們的傳統。我雖然擔心他以後不會看華語字，但是我相信華語到處都可以學，客家話只有在家裡，我不想他以後想學客家話的時候變得很困難。(受訪人 B5)

受訪人 B6 的孩子雖未達學齡，但是他也表示和孩子說客家話是傳承，這是客家文化的根本。

我弟弟就跟孩子說華語，他還笑我怎麼跟孩子說客家話，這麼粗俗。我說我們祖先就是客家人，我將來還要帶孩子回去祭祖，我孩子不說客家話怎麼可以？(受訪人 B6)

非客家公會之受訪人雖生長於山打根，客語流利，卻對客家文化的現況表示不清楚不了解或者沒有感覺。若被問及語言環境是否改變？他們則回答現在的孩子都說華語，沒什麼對與錯。有些人感嘆傳統不再，卻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大多中年客家人在生活中使用客家話都超過百分之五十(家庭、工作環境、社團活動等)，但有了孩子則轉為華語。

一位訪談人(B1)對於客家有極大認同感並表示以客家人為榮，她在問卷上大字寫下「我是客家人」，卻不願意對孩子說客語，她的孩子在接受訪談時表示未曾接觸客語也不感興趣，訪談人 B1 對於孩子不會說客語這樣解釋：

現在的孩子太聰明了，科技發達，她以後自己就會講客家話了。是環境改變了我們，我們不能改變環境。(受訪人 B1)

多數家長還是希望孩子能夠學習華語、英語以提高孩子的競爭力，他們認為華語是教育語言，代表著知識和高水平，而英語則是走入國際的必要條件，雖然客家話是根本，但是比起前面兩者就不足道矣。家庭語言大多是持著華語優先的原則。以下受訪人皆為 30 至 40 歲的父母，他們和自己父母親都講客家話，但和孩子講華語，孩子和祖父母之間則是孩子講華語祖父母回應客語、華語。

我想跟孩子說華語，因為華語比較正，你懂嗎？就是看書寫字那些的，怕他以後跟不上人家。(受訪人 B18)

客家話怎麼讀書？要用華語才對，我把講客家話的事情交給他公公婆婆(祖父祖母)，我和他們講華語，這樣雙管齊下才有用。(受訪人 B12)

我想跟他說客家阿，因為客家話是我們的傳統嘛，可是我一個家庭怎麼有用，大家都在講華語，只有我跟他講客家話不是很奇怪？(受訪人 B15)

這些家長若被問及為何不和孩子說客語時，會把原因歸咎於：環境使然、為了孩子的將來、或者將責任轉移給教育單位及學者。沈志偉(2012)指出缺乏意識行動是馬來西亞華人欲將語言復甦最困難的地方。部分家長認為語言教學應該是學校的責任，或者在地客家公會亦擔起文化傳承的任務。[Sim (2012) pointed out the main problem of revitalising Chinese languages in the Chinese Malaysian community is a lack of a concerted movement. Some parents do not speak Chinese languages to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 schools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to teach while schools have responded that they have quite a limited timetable. The parents suggested that another solution to this has been the formation of Hakka associations. Some parents encouraged their children to attend Hakka activities for familiarising with Hakka culture but they also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acquiring foreign languages.]在筆者進行田野調查期間，若受訪人被問及是否擔心客語的流失？許多人都會面露憂愁，但是又表示自己無能為力。接著便說：「我們客家的未來就交給你啦！」基督教巴色會[8]對於沙巴客家人有著深遠的影響，本研究亦深入山打根巴色教會觀察客語講道、聖餐禮儀等全客語環境，教會人士表示對客家文化有著傳承和保存的使命感，希望能藉由教會的力量聚集年輕人，使他們了解宗教和客家文化。有感於近年華語的擴張，教育客家話的課程是刻不容緩，但是他們卻不知道該如何著手，教會人士表示他們幾度設法要籌辦活動，卻不曉得如何規劃。

我們也想保存客家話阿，讓年輕人多來教會也了解客家，那時想安排課程還是什麼，但是…但是…唉不知道怎麼做？(受訪人 C13)

二十歲以下的受訪者對於「客家」有著相對模糊的認識;不論是否會說客語，大部分受訪人少有族群的分別，客家、廣東、福建、海南等一視同仁，只要能說廣東話、華語者便是華人，對「客家人」或是「自己是不是客家人」表達冷漠。

受訪人 C20、C21 十九歲，對於客家人的描述：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客家人，我沒有問過，問這個不是很奇怪嗎？(受訪人 C20)

[8] 基督教巴色會於 1847 年開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主要在廣東省。1882 年北婆羅洲(今沙巴)成立時，引渡許多廣東移民至沙巴開墾，多數移民為客家人並在沙巴建立教堂，直至今日沙巴巴色教會仍以客語傳道，且為主要客家人聚集地。

我想我那些親戚應該是客家人吧？他們都講客家話。（受訪人 C21）

結語

客語研究在臺灣已是一門熱門學問，諸多漢語文獻提及客語在歷時漢語的重要地位；近年，海外客家學風潮已然形成，政府單位乃至學校機構對東南亞移民史興致勃勃，客委會亦成立有海外辦事處專職海外客家人聯繫事宜，雖許多計畫已有豐碩成果，但語言研究卻乏人問津，因此在研究沙巴不論是客語或者其他語言時能參考的前輩著作不多，限制了本研究的發展。這項限制也給予本計畫莫大空間，使得田野調查充滿驚喜與期待。臺灣在亞洲和太平洋島上重要的位置，今與東南亞各國多有來往，臺灣在學術成就上亦是盛名遠播，漢語研究更是亞洲首屈一指，因此在東南亞語言文化研究，臺灣應夾學術與華人情感當仁不讓。

山打根省位於沙巴東北方，是沙巴第二大城，由於其靠海又群山環繞的地理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為沙巴首都，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此地為沙巴客家人主要聚集地之一，客家社團活躍，每每舉辦活動都熱鬧滾滾。山打根的族群分布為華人 25.1%，巴瑤族 15.4%，馬來人 8%，客家人又佔華人的八成，是本地最大的族群，大多從事商業活動，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綜觀歷史文獻與人口比例，山打根為理想的調查地，山打根的客家語及各語言互動現象能避免過度都市化所造成的全英文環境，亦能表現出各語言接觸後的使用和維持。現有文獻對沙巴客家人研究大多是移民和歷史取向，近年有部分學者開始以著手語言學，分別描述當地語言或者和中國原鄉比較，相對於語言學本身，本計畫以社會語言學角度探索說話者，描述使用者的態度和思想。

本計畫經過五個月田野調查，在語言使用方面發現年紀越大客語維持越完整，年紀輕者，尤其 15 至 25 歲中學生乃至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受同儕和環境影響語言使用變化高，可能由客語轉為廣東話或者華語，而 15 歲以下則受家庭教育牽引，許多小學生仍保持良好的客語技能，亦有以華語為家庭語言者。

語言轉移指的是一個群體拋棄原語言而轉為使用另一語，或者原語言已經逐漸式微而新語言正在形成中。以山打根為例，目前語言使用的情況接近後者，客語不是全然消失，但不可否認的客語使用者皆為中老年，年輕一代傾向廣東話和華語，並且在語言選擇和語言態度上，華語所代表的知識、國際優勢威脅客家傳統文化的生存，因此山打打根正處於語言轉移的初期，舊語言正在減弱，新語言可能和舊語言共存，也可能取而代之。綜觀山打根語言使用改變的主因為：一、外在因素華語的擴散，二、內部應對策略不足。由王曉梅(2012)《馬來西亞華語的擴散》[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在柔佛的調查證明華語已經成為華族的共通

語，<吉隆坡華人社群社會語言學的重組>[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uala Lumpur]比較馬來西亞受英國殖民時期的語言使用與現代，指出語言地位的變化和重新排列，馬來語至高，英語、華語是高級語言，粵語、客語和閩南語降低為第三等。沙巴地區雖然未有社會語言學參考文獻，據本研究田野調查可得客語在山打根仍占有重要地位，雖然客語隨處可聞，但使用者多為中年以上，青少年間鮮少使用客語，除非與長輩交談，一旦耆老衰老，語言必將面臨轉移的局面。31-50 歲受訪人受到 1970 年代香港娛樂事業輸出全世界華人地區影響，粵語成為中年受訪人社交活動主要的技能，甚至有客家家庭已全然轉移至廣東話使用，這個關鍵的年齡亦影響下一代的語言使用。再者，中國化來勢洶洶，華語儼然成為世界語言，在本研究中，許多中年受訪者身兼家長已將華語立為家庭語言，與孩子說華語以便他們將來能增加競爭力走入國際。

本研究以客觀旁觀角了解並證實山打根客家文化和語言正在接受考驗，多數山打根客家人尚未意識到客家文化的困境，由於客語一直以來就是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客家公會也活躍於華人社交圈中，「客家危機」對山打根客家人來說可謂無稽之談。當山打根客家公會成員見識到西馬客家人以華語為溝通語言時，他們為自己所擁有的傳統客家文化感到驕傲，卻未有未雨綢繆之舉，在本研究 45 位訪談人中，已有許多家長和孩子說華語，以及許多青少年幾乎不懂客語，雖然 45 位訪談人僅是山打根客家人的一小部分，但此為真實案例且為正在進行之現況，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理論精隨在於以真實存在的事實反映社會情境，由一小圓心擴散至更大的議題以取得更完整的討論與研究。

參考文獻

Fishman, J. A. (1972). 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 T. W. (2012). Why ar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Malaysians in Decline.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4(1), 34-51

Wang, X. (2012). 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 Malaysia: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Wang, X.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uala Lump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5), 479-489.

Winford, 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Wong Tze Ken, D. (2005). Historical Sabah: The Chinese. Kota Kinabalu, Malaysia: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

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Inc.

庄曉齡. (2010). 馬來西亞華裔大學生語碼混合行為及態度. 中國社會語言學, 1, 78-88.

李光耀 (1998). 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 臺灣：時報出版

附件一 田野調查照片



筆者於山打根客家公會青年團舉辦活動中發表研究心得



筆者與山打根客家公會理事長鄭運華先生訪談後合影



東南亞特殊宗教風俗:唐番神位



三聖宮由廣府、潮州客家及海南四大族群共同建於 1887 年(光緒十三年)，是當時移居沙巴的華人首建的廟宇，至今仍香火鼎盛，是山打根客家人主要信仰之一，該場所主要使用語言為客語。



引渡沙巴華人移民重要的巴色會，本教會皆以客語佈道，教友間亦以客語交談，為客語主要保存之空間。



調查點之一-教堂 多種語言傳道



馬來西亞特有的茶餐室文化，該類型餐館提供早點、午點，許多人趁辦公空檔來此喝茶聊天，或者外帶食物。本調查許多訪談亦在此進行，該文化亦是山打根人主要的人際關係建立場所，多數使用客語、廣東話、馬來語。



咖啡店是茶餐室文化的相反面，消費較高，顧客多是年輕、講求時尚者，本店僅提供咖啡及蛋糕，語言使用多是廣東話、英語、馬來語(服務生多為馬來族群)。

附件二 計畫執行期間刊登於客家雜誌文章

客家 第299期 · 2015-5

南風客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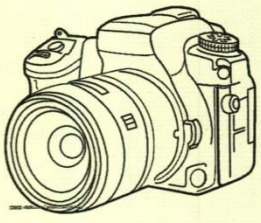
修一部相機 四種話輪番伺候

❑廖致苡

在天氣和人情都激烈的客家麒麟展演後，我的相機頑皮的親了地板一次，她的鼻子歪了。官方說法叫做：本機無法辨識鏡頭。

我和立可在35度烈日下，在車子、電器行間來回的小跑，想尋找小鎮裡專業的相機維修人員。我沒有想到修一部相機需要四種語言，在我的家鄉花蓮，走遍全縣的電器行，唯華語可用，就連討價還價，拉關係，搶贈品一語成交。因此我將這事件稱作社會語言學實驗－「微笑試試你」。實驗目的是測試山打根電器用品交易語言使用現況；實驗方法：我微笑拿著相機對著迎來的店員，試試他的第一句話。

我們首先進入一家十分有規模，類似台灣大型連鎖店的電器行，裡頭有各廠牌電器任君挑選。一位穿制服的男性店員走向前，一開口說了客家話；立可向前應答，向他解釋我的相機問題，店員於是推薦我們去維修中心。維修中心是一個只有一人的前檯，服務人員是30多歲的短髮女性，感應玻璃門一打開，我走向前，她說廣東話；她看了我的相機後對立可說鏡頭已經扭曲，必須淘汰，保固內的程序是送去西馬檢測等等。我一直沉默試著聽懂每一個字，直到他們問我相機是何時購買的？我才回答了一句格格不入的華語：「去年八月份」。



離開維修中心後，我知道希望相機在山打根「整好來」是沒望了，我們於是去找鏡頭專賣店直接買新機以便繼續我的調查。經過客家和廣東對話後，我以為這兩種語言就是電器買賣時的工具，我暗自得意一句話也沒有漏聽。我們停妥車子後又踏進一間相機專賣店，立可很自然的開始說馬來語，和店員說笑時我一度以為他們在嘲笑我摔壞相機的蠢事。我看著立可自信而風趣的談天，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多語技能心生羨慕，好像每一個人都有好幾件衣服，視場合、觀眾，不斷替換。我的馬來語學習還在扭捏的點餐、詢價以及數字五以內的階段，這件「衣服」在我身上仍是衣不蔽體，不得登大雅之堂。立可並不曉得我在偷偷的「試試」陌生人，在馬來語談話後，我問他知不知道到目前為止，同一台相機，一樣的問題，我們已經用了三種語言，他的反應和其他當地人一樣，他們都會冷靜而無味的說，這裡就是這樣的。

最後我們到了一家照相館，店裡頭的師傅正在使用電腦繪圖程式，一對華人夫妻的大頭照在螢幕裡雙眼逐漸明亮，皮膚看起來滑嫩有光澤。不知道為什麼老闆對我們說華語，說這廠牌的零件他們進貨很少，建議我們上網買。聽到華語之後我大為驚喜，四家店在不干擾對話，不刻意安排下各有四種語言交流耶！感謝我壞了的相機讓我見識到這般美景！感謝我實驗的夥伴身懷絕技！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在沙巴語言實驗室，那你呢？

南風客雨

敢敢去和硬硬來

❑廖致苡

我所習得的語言學知識告訴我，世界沒有標準的語言，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哪一種顯得比較有水準？中國客家話和臺灣客家話哪一種比較有家鄉味？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互相傾聽的聲音，沒有優劣，也沒有高下之分。

我和馬來西亞的朋友偶爾會有一些溝通上的困難，問題出在華語詞彙的地域差異，和發音時有沒有捲舌的差別上。最後他們總是會依我，因為「我們華語老師是臺灣來的，臺灣的華語才是標準的」。我趕緊向他們解釋所謂標準華語的誤解，並表達我欣賞馬來西亞華語的心情，有天然調味料(英語、馬來語、各種華語方言詞彙)才是最健康的！我觀察到馬來西亞華語時有疊字，都是形容一種極端的情境，我不確定是不是來自方言，但當我回首臺灣華語時，發現我們用了許多副詞，比如說「非常」厲害、「超」強、「真的很」美，而在我使用客家話或者閩南語時，吸口水的嘖嘖聲就是我的驚嘆語氣。

「敢敢」是我在這裡收集到，也非常讓我喜歡的詞彙之一。「敢敢」形容的其實只有「敢」，是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作為。某日我和友人在逛商場時，陳列架上一件藝術陶器看起來很精美高貴，友人詢問後得到了一個無法置信的高價，他對我說：「他敢敢這樣開高高！」我聽了之後馬上明白，但我實在太喜歡了這句了，我假裝沒聽見讓他再重複一次，他又激動又氣憤的在老闆背後拉長音的說：「他敢～敢這樣開高高！」

還有另一組詞彙是「硬硬」，「硬硬」也是只有「硬」的意思，指執意要成就某事而不顧別人的反對。這句更容易聽見，因為華人的好勝心、榮譽感使得「硬頸」、「硬拚」、「硬幹」的精神雕刻在語言裡。在這個停車位常常一位難求的小鎮裡，找到一個空位立即頂上是生活的必備技能。我有時坐在車裡，常常在踩油門倒車煞車時，腦袋撞了一下椅背。我們經常得在兩排停車位中間等待正要離開的車子離去，正當我的朋友瞄準好空位時，一部休旅車旋風來襲搶先佔了位子，朋友怒氣：「我在這裡等，他還硬硬來pak(park)！」

我向其他當地人提過我喜歡「敢敢去」和「硬硬來」，他們總是很害羞的說：「哎呀，我們華語不標準啦！」但是有特色的華語真好，就像我走到世界各地的華人區，「是喔是喔，對阿對阿！」就是我來自臺灣的招牌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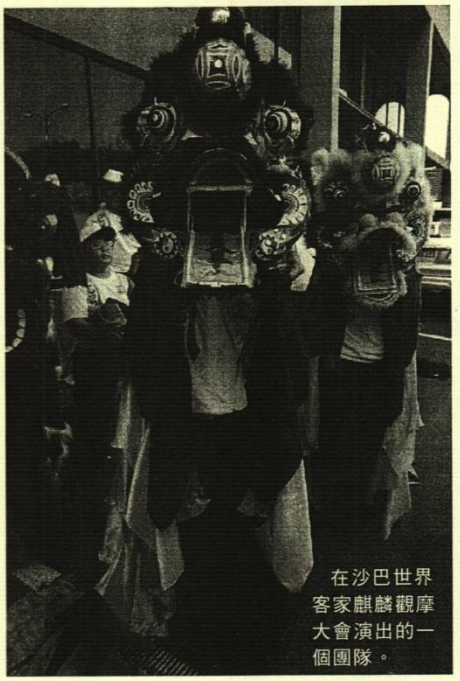
沙巴山打根是多種語言的匯聚地，客語是其中的一支。

南風客雨

我想做客家人不行嗎?

❑廖致苡

來沙巴幾天了，也好好看了一下3月27日在亞庇舉行的沙巴世界客家麒麟觀摩大會，88個來自馬來西亞和亞洲各國的客家麒麟隊伍參與此次比賽，讓我大開眼界外，也過了非常客家的一天。



在沙巴世界客家麒麟觀摩大會演出的一個團隊。

在沙巴這兒，客家公會的朋友大多還是講華語，即便這是一個我一生嚮往的客家大同世界，但彼此溝通起來還是有一點障礙。我能聽懂當地客家人九成以上的對話，但是我說的客語他們很難接受，就光吃早餐「食晝」說法的不同，每天早上我都快要讓小吃店的阿婆抓狂。她索性用客家式的華語說：「你不要跟我講客家！」我想這裡的客家人很快便拒絕我講客家話的原因是對有差別的客家話接受度很低。在台灣我們有「四海大平安」，在我出生成長的花蓮，四縣海陸「濃高高」，我們早就習慣了客語的豐富，當有不同的客語進入生活，我們就在一個話題裡「各說各話」不亦樂乎。

昨日得知我一位參與客家公會事務，十分活躍的朋友已經退出該社團，原因是「他不是客家人，他母親才是。」我想，我當場驚訝困惑，半信半疑的表情絕對可以在漫畫書裡佔全版的篇幅。太多的疑問，我只問了一句：「你講麼介啊？」公會的長官說，自古漢人都是跟著父親的姓氏，當然血緣也是，如果爸爸不是客家人，他就不是客家人，他再怎麼想也沒有用。我沒有再問當事人，也不再和其他人討論這個問題。他是那樣正直，有榮譽心的客家人，卻不能成為客家公會的正式會員，而遠道而來的我，因為父母親都是客家人的純正性，而被蓋上了「自家人」的入關戳章。

我不禁想誰才能成為客家人？是被社團承認的，有父系血統的人才是客家人？還是過著客家生活的人才是客家人？有血緣卻不了解客家的客家人，跟沒有血緣但是奉獻給客家的人，哪一種才應該被接受？

記得客委會在做全國客家人口調查時，問卷中對於受訪者的身分認定這個題目可以複選，也就是受訪者可以既是「臺灣客

家人」，又是福老(河洛或閩南)人。這種身分自由認定的例子在我求學階段經常發生，當朋友知道我的背景後，就會說：「『其實』我也是客家人，我媽媽是客家人。」我倒是很羨慕有多重身分的人，好像一位戰士有好幾件武器，可以迎戰十面埋伏。我雖然父母親皆是客家人，但我有多元生活背景，當有人討論原住民時，我會戴上原住民的羽飾說：「我是花蓮人，我大學念的是原住民學院！」當話題進行到馬來西亞文化時，我會穿上我輕飄飄的裙子說：「我的研究是馬來西亞客家人，我正在馬來西亞long stay！」多重身分認定多麼美好，三種心情合成一段佳話。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辯論的人，我也千萬不該挑戰客家公會的章程，也許接受廣義客家人而沖淡了客家血統的我們，有一天我們得仰賴這兒嚴格建立的系統尋根、學客語。但我很高興我生長在臺灣，一個你想成為誰就成為誰的寶島。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台 FM93.7 節目表

【設台宗旨】延續客家母語　發揚客家文化　促進族群和諧　參與台灣建設

網站：http：//www.formosahakka.org.tw(可點選線上收聽)　E-Mail 信箱：for.hakka@msa.hinet.net

網上收聽：好客 ING-客家影音網路平台、中華電信廣播網　地址：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1 號 17 樓之 2

時段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拜日
0700 0800	大家恁早！ 拜一~五：拳龍、Micky　拜六~日：心玲、金燕 (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0800 0830	OH MY 客 劉楨、陳俏玄、阿國、梁榮茂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製)					健康新聞 家榮	細細圖書館 江翠珠
0830 0900	甜心 morning call 涂月華、劉兆寶 (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製)						
0900 1000	生活橋						開心假日菲律賓 王文華
	行人大自然 瑞福、淑瑤、晉偉	放妮鯖仔 鍾年修	健康生活家 古晏	客家庄志 梁春光	生活大小事 專家大聲講 溫惠嘉、淑惠	生活・愛・學習(單週) 鍾愛、Candy 聲源部落(雙週) 陳昱圻、艾貝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製)
1000 1100	客話之美					寶島空中雜誌 林承炫 楊進煥	客家咖啡館 蕭玉、國玄
	邱秀芬(四縣)	劉惠月(大埔)	余惠蓮、鄒欣穎、鄒宜庭(永定)	鍾屘妹(詔安)	劉楨(海陸)		(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1100 1200	紅溜花色靚過旦 彭美榮、劉惠月、馬珂蘿 (客家委員會補助)					童心園 鵝媽媽	
1200 1300	社區生活 大師、琬瑩 (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客語詩歌的對話 黃永達 (客家委員會補助)
1300 1400	海峽之昇 (台中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製作提供)						海峽之昇 (重播)
1400 1430	甜心 morning call 涂月華、劉兆寶 (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製) (重播)					甜心好味鋪 涂月華	戲弄客家 (客家委員會補助) 劉惠月 謝宗達
1430 1500	寶島大樹下 黃永達 (全威文化工作室製作)						
1500 1600	寶島服務網					花園的腳踏車 鍾延斌	客家話愛仰仔講 唐川
	稅務 許詩逢	能源與生活 賴芬蘭	社區關懷 林淑英	醫學保健 李文彬	法律 魏錦芳		
1600 1630	客家新聞					幸福園地 彭菊英	客聲美傳 陳忠義、劉惠月
1630 1700	OH MY 客 劉楨、陳俏玄、阿國、梁榮茂 (重播)						
1700 1800	輕鬆生活家 璟嫻、永鋒 (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美化人生小百科 羅大洋
1800 1857	寶島論壇 張美煜、梁榮茂、徐智俊、林一雄、范姜瑞、張松						鄉村公園 張民
1857 1900	寶島氣象台 (三分鐘預報明日天氣)						
1900 2000	樂來坐客棧 阿福哥、惠美 (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山歌水笑好歌來 現代客家 + 99 個社區的故事
2000 2100	客家鄉情 (台中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製作提供)						
2100 2200	客家三六五 黃紹彬、彭瑋玉(客家委員會全國聯播節目)						
2200 2300	音樂聯合國 劉楨、阿國				尋找古風情 朱正欣、ILAS	跹等 JR 放寮去 陳俏玄、陳惠孚	阿榮講正著 陳建榮
2300 2400	音緣第九感 蓮歌子					客家音樂廳 葉品宏、林鈺婷	文化園地 楊明剛

客服專線：02-2365-7202　call in 專線：02-2369-6093　傳真：02-2365-9143　20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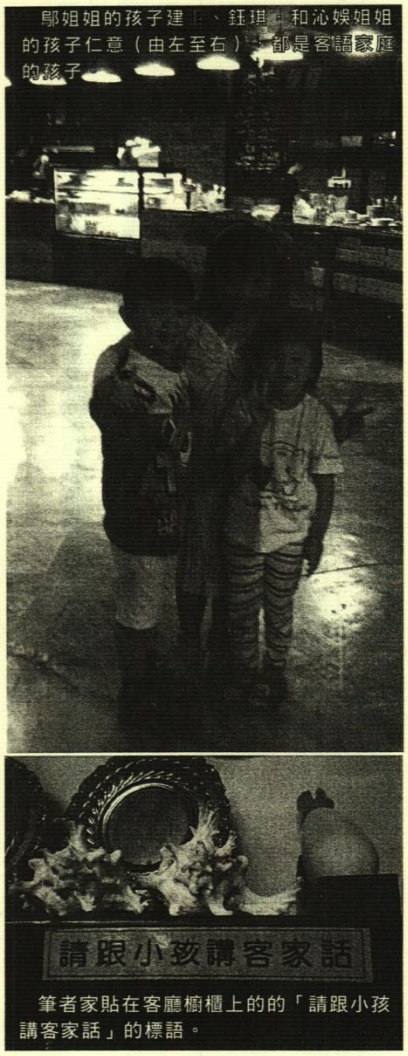
南風客雨

不諳華語的小孩

❑文圖/廖致苡

鄔姐姐長我兩歲，她第一次見到我時問身邊的人：「臺灣妹會講客家沒？」我笑笑的用客語回應：「會呀，哇係臺灣个客家妹。」知道她有兩位分別是十歲、六歲的孩子，我時常躲在她身邊，偷偷的想聽她和孩子的對話。直到我有機會去拜訪她家，孩子正在畫四四方方的中文字，日少了一橫，国少了一點。

我用客語問弟弟：「你幾多歲阿？」弟弟說：「six！」我停頓了一下，腦袋迅速回放我剛剛的問題，我問旁邊的小玲：「我剛剛是講英文嗎？」大家都笑了。我於是在孩子眼中成為「講外國話的阿姨」。因為我的客語大不相同。當我和孩子用客語溝通不良時，我轉為華語，但很意外的，華語在我們之間常有阻礙，無法把我要的意思清楚解釋給他們聽。弟弟有一次將褲子穿反了，我用華語對他說：「你褲子穿顛倒了。」他用客語問我：「麼介系『顛倒』？」我指著那兩只向後的褲



鄔姐姐的孩子建□、鈺琪□和沁娛姐姐的孩子仁意（由左至右），都是客語家庭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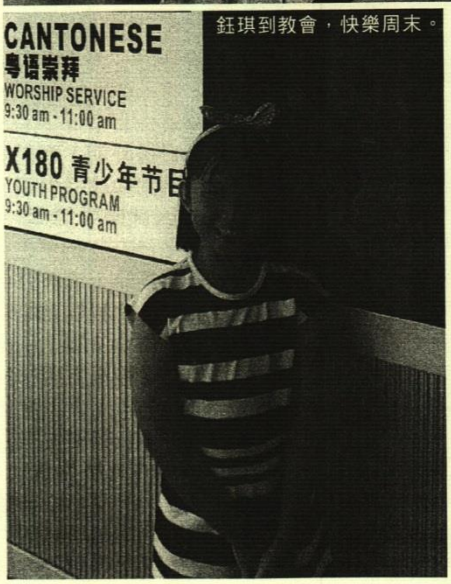
筆者家貼在客廳櫥櫃上的的「請跟小孩講客家話」的標語。

袋，他乖巧又伶俐的回房去矯正過來。接下來的半天，我覺得好愧疚，我怎麼可以和孩子說華語，鄔姐姐的孩子是不說華語的。在這個視華語為高尚、國際化指標的社會裡，多數家長以孩子說純正的華語為榮，有勇氣抵抗大環境是彌足珍貴的文化復甦教材。我說：「鄔姐姐，你的孩子好棒，他們不會講華語耶！」

我向鄔姐姐請教孩子的語言教育，她說：「華語和英語在生活中是很容易學習的，但客語只能在家庭，假如我在孩子小的時候不和他們說客語，那麼要他們長大後回頭來認識客家是很困難的。」我想起我家客廳那張在母語運動最高潮時到處張貼的黃色貼紙：「請跟小孩講客家話」。當時全臺灣都為了響應本土化風潮而鼓吹母語重返家庭，醒目的字體提醒著每位來我家坐聊的人客請不要忘了跟孩子說客語。遠在兩千多公里外的鄔姐姐家，沒有貼紙，沒有社會運動的激情，沒有遲疑的同

孩子講客語。鄔姐姐說：「我的孩子也曾經問我為什麼我們要說客語？她的朋友都說華語，我跟他說這是我們家的傳統。」我像是單獨坐在一間黑暗的錄音室，傳統兩個字譜成一曲反覆的放送。傳統，傳統，傳統，第一個字是傳哪，就是把我們的文化交給孩子，讓孩子認識自己呀！


端午節前夕，筆者和建卫、仁意、鈺琪(左至右)一起去買粽子。



鈺琪到教會，快樂周末。

在沙巴，華語家庭是不太可能放棄任何一種漢語方言而在家裡說英語的。所以華語和客語是絕對的競爭，假如家長選擇了華語作為家庭語言，那麼孩子在其他環境裡會很難再習得客語，尤其在這個資訊發達，媒體當道的新世代。華語和英語擴充至社會各個角落，擠壓其他語言的生存，客語逐步邊緣化是不可忽略的事實。往後孩子尋求認同，想返回母語環境時會像個外國人說客語一樣彆扭。相反的，家長若能在家堅持客語，以今日華語的普遍性，孩子在任何地方都能耳濡目染，絕不遺漏華語技能，更因此有了客語和華語兩者兼備的語言能力。當然也有人說何不順應潮流講華語，將來學校老師會教客語，或者將來孩子在同儕之間總會學得客語，但是現階段家長都不和孩子說客語了，哪來同儕之間的學習？我們無法預測將來，傳承語言的責任不能冀望在無法預知的明天。「希望」明天這個世界上多一個人說客語的夢想是很冒險的，不如籌碼就全押在今天吧，說母語就即刻起！

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田野調查研究)

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人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

申請人：廖致苡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一〇四年三月二日至一〇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報告日期：一〇四年八月三日

摘要

馬來西亞是海外華人最大的集散地，當地華人佔全國總人口數 24.5%，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對馬國有莫大的影響。早期華人由中國大陸南方各省移居至馬來西亞的大遷徙被稱為「下南洋」，這批廣東、福建等海岸居民將方言和傳統移植至馬來西亞並茁壯健康地發揚，廣府、客家和福建話是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三種語言，至今華人社團在各地仍舊團結活躍，語言和傳統文化保持良好。

沙巴位於馬來西亞東方，約占婆羅洲三分之一面積，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洲，也是客家話最廣為使用的地區。沙巴是一個多語、多族文化並融的社會，根據官方統計沙巴人使用語言包含英語、馬來語、三種漢語方言、以及當地少數民族超過五十種語言、八十種次方言等 。由於族群複雜、交流頻繁，多數人能使用超過五種語言，本計畫選擇沙巴第二大城亦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地山打根進行調查，以老、中、青三代客家人語言使用為主軸，探討客家人在各種場合中語言選擇和語言使用的態度，藉此擴散到客家話的維持和轉移。

目次

- 研究目的
- 行程安排
- 心得與建議
- 山打根客家公會學術研究邀請函

研究目的

沙巴為海外客家主要聚集地，除了客家文化之外，還融合了當地特色，與臺灣的客家人從中國渡台，生活數十載表現出來的臺灣客家味有異曲同工之妙處，此研究目的為豐富客家研究，亦從海外華人語言使用、族群接觸來看語言的變化和國家、族群認同感，為臺灣客家研究注入新的元素。

近年有部分社會語言學研究專注馬來西亞華人語言使用，但調查地點集中在西馬，本研究以沙巴為田野調查地點，為社會語言學研究開闢新的道路，並選擇擁有歷史意義和客家人居多的山打根為，規模雖小卻由語言研究深入至族群認同和態度的表現，期望成果將提供客委會和國內學術單位客語保存的參考策略，以及客語教學、教育政策更寬廣的思想，也希望以此為圓心傳遞力量至社會學、人類學等，更豐富全球海外客家人的研究。

研究計畫行程安排

日期	活動	地點
2015 年 1 月	接獲獎助通知	臺灣
2015 年 2 月	行前安排、聯絡山打根客家公會請求協助	臺灣
2015 年 3 月	田野調查	馬來西亞沙巴州
2015 年 4 月	田野調查	馬來西亞沙巴州
2015 年 5 月	第二梯次簽證申請 田野調查資料建檔備份 國家圖書館資料蒐集 預備第二次田野調查	臺灣
2015 年 6 月	第二梯次田野調查	馬來西亞沙巴州
2015 年 7 月	第二梯次田野調查 資料總結、分析 訪談資料再次確認	臺灣
2015 年 8 月	結案報告	臺灣

心得與建議

有幸獲得客家委員會獎助順利進行田野調查，本研究亦是我博士論文最主要的章節，此次馬來西亞之行成就了我學業中最光輝的一頁！也非常幸運能夠獲得山打根客家公會全體會員的鼎力相助，上至理事長鄭運華先生下至會員之子女親友團，無不傾囊相助，客家人同出一系，海外鄉親更顯熱情。

本調查以山打根客家人客家話使用為題，進而展開至語言態度和客家認同，從今年三月份起，我便與客家公會青年團成員有頻繁互動，我所下榻的旅館便在他們常聚會的茶餐室對街，我每天與他們聊天，談華人社團、談政治角力、談客家文化傳承使命，一有機會我便拿出問卷請合適的訪談人與我對談。訪談的形式是我提問題，由訪談人自然、輕鬆的回答，我一邊填寫問卷一邊加註筆記，同時也讓訪談人看見我填寫的內容，以便他們能夠確認或者隨時更改答案。訪談之後我仍會持續與訪談人交談，參加他們日常活動如登山健行、、宗教活動、家族聚餐等，以此觀察他們的行為是否符合問卷內容，少部分訪談人所表現出來的語言使用與他們回答問題是相左，我會以真實情況為主，並加入田調筆記，分析他們為何「說一套做一套」；由於我一面成為他們的朋友，一面以調查者身分進入山打根客家公會，因此我能蒐集到訪談人最自然的反應也能在訪談中發掘他們對客家文化的期望和客家公會之於訪談人的意義。

以同為客家人的身分來看研究成果是令人洩氣的，客家話的流失、客家青年的意識逐漸模糊、家長模稜兩可的態度各自顯示山打根客家文化的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客家公會未有應對措施，而非客家公會客家人則樂見語言變遷，歡迎華語進入且干擾他們的生活。但是以研究者來看，老、中、青三代語言使用的不同步代表著語言轉移，舊的語言在萎縮而新的語言在擴散，證實了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理論：A 和 B 語言同時存在一個環境，語言會有強弱之分，根據使用人的選擇和態度將語言價值區分成高與低，接著其中一語言可能取代另一語言，研究證明山打根客家人正處於客家話的轉變初期。語言的態度由年長者獨尊客家的單純意識至中年的猶豫，再到社會新鮮人由客語轉為商場社交用語廣東話，最年輕的國小生則已經二分化：全客語家庭和全華語家庭。

沙巴州近年治安出現隱憂，建議前往研究學者需與當地華人社團聯繫，可透過社團蒐集訪談資料取得最真實的田野日誌，也能避免危險地區。沙巴州學術單位較少，書籍設備貧瘠，唯有地區圖書館能提供文獻資料，可善加利用。

山打根客家公會學術研究邀請函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山打根客家公会
PERMISSION LETTER

Language use of Hakka people in Sabah

02 November 2014

JA306 Jackomos hall 1-131 Wellington Road Clayton,3168 Vic.Australia

Dear **Chih-I,Liao**

Thank you for your request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from **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 for the above-named research.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Explanator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research **project Language use of Hakka people in Sabah** and hereby give perm ssion for this research to be conducted.

Yours sincere y,

Ket Kiong Chong

Chairman of youth league,Sandakan Hakka Association